



龍樹《六十頌如理論》

第一講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5年10月1-7日

地點：尼泊爾加德滿都

翻譯：西遊譯文

©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

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。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、保存。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，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，複製、印刷、出版、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（例如錄製有聲讀物），亦不得未經授權而在任何媒介（包括但不限於網絡、社交媒體、雲存儲平臺）上發布、轉載或分享。



前言

大家都注意到了，這次教學會被翻譯成中文。我說這些，是因為我在柏克萊大學講課的時候，因為中間有中文翻譯，有些人就感到有點困擾。對此我可以理解，因為有時這會讓你失去聽課的節奏，而且，翻譯說話的時間，你做什麼好呢？

但是，無常是很諷刺的事情。大約三十年前，在我成長期間，我非常畏懼中國人，因為他們毀壞寺院、毀壞佛法等等，在我年少成長時的情況是如此。然而現在我們卻在這裡——這次教學是由中國弟子組織，而且如我剛才所說，這次課程將會現場翻譯成中文。

如果從更廣大的視野來看，我非常欣賞這一切。因為可以肯定地說，在佛陀傳法之後，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大規模、大範圍地護持佛法。

在中國，對佛法感興趣不是一件新鮮事，佛法已經在中國存有上千年的時間。我們藏族人非常自豪自己是佛教徒，但是中國人信奉佛教的時間，比我們知道怎麼好好吃東西都要早了好幾百年。事實上，我們現有的某些藏文佛教經典，就是從漢語翻譯過來的。

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我說下面這一點，不過我還是要說：只有在我說「佛陀出生於印度」時，只有這個時候，尼泊爾人會說「不，佛陀是在尼泊爾出生的！」除此以外，尼泊爾人並不真正在意佛陀。我很抱歉這麼說，但這是事實。而印度呢，大部分印度人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！

佛教正在西方成長弘揚，不過我想仍然需要時間。有一小撮西方知識份子對佛教感興趣，但是佛教的虔誠信仰面向很重要，而這尚未在西方



真正興盛。對於西方人來說，他們仍然很難真正理解諸如「不二」之類的概念。或許這是我的偏見，不過我認為，實際上，「不二」這樣的概念，對於任何印度以外的人來說，都很難理解。不過，這可能是我的偏見。所以說，雖然佛教確實正在西方成長興盛，但是要真正地沉浸於佛、法、僧之中，仍然需要時間。

而且不僅是西方人，而是現代人都是如此，他們只挑自己想要的。西方知識份子可能會對不二、空性等概念非常感興趣，但是一聽到諸如業力、轉世這類概念，如果不是感到抓狂，就是試圖迴避。

總之，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稍稍分享佛陀與其追隨者的智慧。我將此視為積聚福德的機會。對我個人來說，今天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。今天是我的上師——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——的圓寂紀念日。通過分享智慧方面的內容，我希望能夠以此供養令文殊上師歡喜。

我知道在座很多人是遠道而來，特別是很多人在最後時刻還經歷了種種波折困難。我把這些當做各位願意苦行修持的表示，也表示各位對佛法真正獻上了自己的賞識和感恩，正如同往昔菩薩們犧牲一切，就只為了求得一句佛法。

我將會盡我所能，以類似學術課程的方式講解這部教文，所以這不是一個讓各位領受加持的那種教學。因此，現場佈置得更像個學院，開始時也沒有念誦祈請文等等的那些宗教性複雜程序。



龍樹與教文背景

關於今天的主題，由於請法團體特別請求講解中觀教法，我做了個大膽的決定，選擇講授由中觀之父——龍樹菩薩——所撰著闡述的這篇教文。對於不喜好以智識方式趨近和探討佛法的人來說，這可能不太有吸引力；但是對於那些想要認真研習佛法的人，尤其是對學術研究者來說，這篇教文可能會有些幫助，至少可以藉此了解一些相關定義。

各位也必須容忍這部教法的風格，它的風格和結構都非常古老。這是西元 150 年、耶穌誕生後 150 年左右的教文，所以架構和講解風格都是古代的。

關於龍樹菩薩的生平的記述，如同很多印度記錄一樣，非常有限。印度人並不熱衷將事情記錄在石頭或紙張上，他們以背誦作為學習方式而感到自豪。即使到今天，藏族學生仍然具有以背誦來學習的習慣；事實上，藏族老師會勸阻學生抄筆記。這帶來了有些不幸的後果，結果就是如今許多記錄都非常模糊不清。

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們關於龍樹的些許現存記錄，也是從中國人那裡獲得的。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是鳩摩羅什，中國佛教文獻裡有非常多他的著作。總之，我們現在知道的是，龍樹出生於一個婆羅門家族。如果知道當時的情形，你會非常驚訝，這就類似於在英格蘭出生於公爵家族一般，是非常重要的家族。

他被認為是一位點鐵成金的煉金術士。同樣的，現代人會很難理解煉金術這類現象，很難理解龍樹把鐵轉變成黃金這樣的事情。不僅如此，實際上，龍樹學說所依據的最主要文件是《般若經》，而據說《般若經》是龍樹從龍界取出的。



當然，對在座很多人來說，這些奇幻傳說聽起來像是某種神話故事。事實上，就在加德滿都這裡，有一座寺廟宣稱他們珍藏著當年龍樹本人取出的《般若經》原件。龍樹菩薩有非常眾多不可思議的追隨者，包括聖天、佛護、月稱等等，他們是不可思議的奇才，令人驚歎的弟子們。

中觀與佛性教法

那群中國弟子請我傳授中觀教法時，我有些迷惑，因為對於中國人而言，還有一位他們更景仰的菩薩——中國人非常尊崇無著菩薩那一派的人。要知道，中國人可是熱愛談論佛性。因此，一開始中國弟子請這個法的時候，我有一點迷惑，但同時也感到高興。因為佛陀曾經說過：

「事實上，應該傳授佛性教法，那是最重要的教法，也是你所需要的唯一教法。未來如果有人對你傳授佛性教法，你應該禮敬此人，待他如佛。」

但是佛陀隨後又用一個譬喻說明。佛說，如果有一個母親和一個生病的小孩，雖然醫生知道母乳具有非常重要的營養，對小孩十分關鍵，但是這個小孩有十天無法消化吸收母乳，所以醫生建議這位母親十天不要讓小孩喝母乳。可是小孩會想喝母乳，那母親怎麼辦呢？她只好在乳頭上塗抹一些苦味的東西，這樣小孩就會不想喝母乳。但是十天之後，需要讓小孩再回來喝母乳，這時就必須在乳頭上塗抹一些甜的東西，把小孩吸引回來。佛陀說，就是如同這種情況，對某些弟子來說，佛性教法就像過於堅硬的食物，一時難以消化，因此必須先暫時教導空性。

但是各位必須知道，佛性的教法至關重要，那是主要營養所在，因此經過一段時日之後，必須把弟子吸引回佛性教法。所以，接下來七天，



各位要學習的是遠離一些你最終又要回歸的東西，這也是困難和挑戰之處。希望接下來幾天，我能夠想辦法給各位一些苦味的東西，內容將會非常犀利狠毒，富有解構性。

傳承背景

依據傳統，我們要說自己是從哪位上師那裡得到教法：我是從仁謙堪布那裡得到這個教授。他是一位偉大的薩迦派學者，非常古怪，基本上他的鞋子總是穿反的——右邊的鞋穿在左腳，左邊的鞋穿在右腳，幾乎總是這樣。吃飯時有飯有菜，而許多時候，他會因為思維佛學，於是只吃飯，而忘了吃菜。他也不是那麼乾淨，從來不洗澡。不止如此，他的臉上幾乎總是掛著鼻涕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一旦鼻涕要掉下來，他就這樣一擰鼻子，然後這裡擦擦，那裡擦擦，擦在桌子、窗簾上，隨便什麼地方都無所謂。其實我還有另一個關於仁謙堪布的故事，等到課程快結束，確定大家沒有吃太多東西的時候，我再告訴各位。

無論如何，他是一位如此偉大的學者！而且他非常熱愛中觀學說。有些人相信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中觀，就會變得無趣之極，他就屬於這一類人。總之，我是從仁謙堪布那裡獲得了這個教法。而且有趣的是，受法地點正是在加德滿都這裡一個名為塔立寺的薩迦寺院。當時上一世的塔立仁波切招待我住在塔立寺，因為當年沒有很多地方可以住，那時的博達一帶幾乎是個叢林。再一次，又要說到世事如此無常！今天，年輕的塔立仁波切轉世就坐在我面前。

現在，我會盡量不離題地講解這篇教文。不過，如同在座很多人知道，我很容易講到別的地方去。而且，對於講授中觀，我有點像是多年



不開車之後，再次開車的感覺。因此我將在上午盡力為大家講述，下午則請一位中觀專家的堪布為各位補足一切漏失處。這些堪布們，他們睡覺時想的是中觀，吃飯時想的也是中觀，他們無時不刻做的就是思維中觀。因此，那些對中觀感興趣的人，請不要讓堪布閒著，請提出無止境的問題向他請教。

龍樹菩薩有許許多多的教法。他的教法並不全都是這樣不斷追詢，深富解構性。其中甚至有一部稱作「德措」¹的教法，是對佛、法、菩薩等等的禮讚結集。他最聞名的著作是《中論》²，我相信在座許多人都很熟悉。而我們現在要講的是《六十頌如理論》³，意思是關於正理的六十頌。不是六十個論證，而是有六十頌。這是一種非常古印度的計量方式，或是根據章節數目，或是按照偈頌的數目，有許多教文都是以偈頌的數目來題名。

對於《中論》有非常多的論釋，而這部《六十頌如理論》的論釋則沒有那麼多，不過我相信有一篇月稱的論釋已經被翻譯成英文了。如前所說，因為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鑽研佛教哲學，所以覺得閱讀印度論釋很困難，因此這次我讀的是賈曹傑大師所撰的論釋——他是宗喀巴大師的主要弟子之一。

¹ bstod tshog, 《讚頌集》。

² Madhyamakamulakarika, 《中觀論頌》，簡稱《中論》。

³ Yuktisastika-karika, 《六十頌如理論》，或譯作《六十正理頌》。



藏族的佛學學生有一種心態，他們喜好印度人的論釋甚於藏人的論釋。藏人非常尊崇印度和印度人，尤其是涉及佛法的一切。實際上，我遇到過一些藏族年輕人，他們對佛法非常心存疑慮，認為佛法毀壞了藏族獨特的文化、語言和傳統，對此我略有同感。

藏人極為尊崇印度文化，甚至連藏人的名字都是以梵文為基礎，幾乎所有的藏文名字都是如此。例如各位一定知道，很多藏人名叫札西，這不是個真正藏文的名字，而是基於梵文的名字。這裡我想說的是，藏族人非常尊崇源於印度的原始資料，所以我會建議那些真心想要研讀的人未來要仰賴印度的論釋。

標題與文殊禮敬文

因為這裡有些藏族人和藏文學生，所以我要講一下這點：教文開頭的梵文標題、藏文標題，以及對文殊菩薩的頂禮，這些不是原始論著的一部分。這其實是藏人禮敬印度的又一表徵。他們甚至做到這樣的地步：「讓我們寫上印度文的標題名稱，至少藉此令自己播下未來能夠講說梵文這個神聖語言的種子。」我想中國人沒有這種習慣。

至於禮敬文殊菩薩的部分，則有一些歷史淵源。這是一位藏王所制定的規矩，當他下令翻譯三藏典籍時，為了便於區分哪些是經藏，哪些是律藏，哪些是論藏，於是他建議了三種不同的禮敬文。我們跳過這些不講。



禮敬宣說緣起教法的佛陀

為應以何法，能斷諸生滅，
敬禮釋迦尊，宣說緣起義。⁴

這是龍樹菩薩對於緣起法的講述者——怛主牟尼——的禮敬。

甚至在龍樹做禮敬的時候，這個禮敬文就已經非常含義深遠，因為其中已經對見地做出總結。因為這需要一些討論才能理解，所以我會對此一再地講解。

首先是禮敬佛。為什麼要禮敬佛呢？因為佛教導了緣起。那緣起有什麼了不起的呢？因為如果不理解緣起，將會總是受制於對生滅的恐懼之中，或可說是對出生和死亡的恐懼之中。這點非常非常重要。

龍樹之所以禮讚佛，不是因為佛看起來金光閃閃。龍樹的禮讚，與佛能飛天或能展示神通無關，也不是因為佛能看手相或是讀塔羅牌，與這些毫無關係。這一點非常重要！因為只有像我們這些篤信宗教的人，才會傾向對佛的神變力量方面的功德感到敬畏驚歎。我們喜歡摧滅魔羅、把箭變成花朵之類的事情，還有像是離開奢華宮殿這類事情，我們有些人會對這些事情感到非常印象深刻。但是龍樹在這裡指出，佛陀做過的最有威力、最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是證得並教授了緣起。佛的金色皮膚，妙不可言，但是我們沒有這金色皮膚，而且我們將來也不會有，這對我

⁴ 《六十頌如理論》偈文引自蔣揚仁欽由藏譯漢的版本，以下亦同，不另行標註。另可參考任杰漢譯之《六十正理論》。



們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幫助。佛的神通、佛的遍知可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但卻不是龍樹禮讚的功德。實際上，《中論》的禮讚也很類似。

正見最重要

現在，在我們進入正文之前，既然未來幾天我們都會在這兒，我想很重要的是，至少在你我之間，應該先建立一些定義。

首先，這是篇建立大乘佛教見地的教文。我一再而再地說過，諸多過往上師們也是如此反複強調：最重要的就是見地，而不是行為或道德。根據佛教觀點來說，如果沒有正確的見地，道德或其他任何行為都只會淪為另一個造成束縛的因。所以各位要做好準備，在接下來的幾天，大家會一再聽聞關於見地的內容。

將佛教與其他宗教區分開來的，正是見地。這非常重要！

我不是說其他宗教比較低劣或不好，這全然是個人選擇，是非常主觀的。但重要的是，所有宗教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見地。「所有宗教都一樣」這種話，只在跨宗教會議上管用，除此以外，毫無用處。是的，就行為方面而言，所有宗教說的都很類似：愛，慈悲，寬恕，包容——所有的宗教都說這些。但是，為什麼要有愛？為什麼要慈悲？為什麼要有出離心？為什麼不偷盜？為什麼不妄語？根本上，必須回到見地來談。這就是為什麼說見地很重要。

雖然見地這個主題比較難懂，往往很枯燥乏味，但我們還是必須知曉見地。要知道，一條法道有其目的，而這個目的需要被實現。如果缺乏道的最主要要素，這條道就會變得沒有用處。舉例來說，其他宗教談論



慈悲，佛教也談論慈悲，但是其他宗教不會把緣起當作其根本見地來談論。而總的來說，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——還有各位會注意到，龍樹菩薩也是——非常強調緣起這個見地。

更詳細一點地說，其他宗教可能會討論最初的因，例如神作為最初的因——神創造了一切。而在佛教中，尤其是大乘佛教中，卻說：沒有真實存在的最初起因，一切都是緣起而生。因此，當其他宗教說不偷盜、不殺生、慈愛他人的時候，是基於「神創造一切」這樣的背景而言；而佛教談到慈心、悲心、不殺生、不偷盜的時候，則是以緣起這個見地為基礎而論。

佛教的一切修持都必須以見地為基礎，甚至包括沿著稱之為佛塔的土丘繞行、剃髮、穿藏紅色僧袍等等這些貌似世俗的修持，也全都必須基於見地。我將一再強調這點，因為對於研習佛法來說，這非常重要！如果沒有正確的見地，那麼即使你有正確的心態、正確的動機等等，你的法道也終將令你失望。經典的說法是：「於不淨執淨，於無常執常，於諸苦執樂，於無我執我。」看著污穢不淨的東西，卻認為是乾淨的，這自然會將你引向失望；看著無常的事物，卻視之為恆常，這會將你導向痛苦等等。因此，具持正見非常關鍵，是最根本的。所以，接下來七天，我們幾乎都會一再重複講述龍樹菩薩所闡述的正確見地。



建立見地的三種方式

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擁有正見呢？有好幾種方式，不過我現在說的不僅是大乘佛教，也包括金剛乘教法。如果包括金剛乘在內，共有三種方式。

第一種方式是，有一位具德且慈悲的上師說「就是這樣！」同時完全心胸開闊的虔誠弟子也全然接受，那麼任務就完成了，什麼都不用做。舉例來說，像我手上這杯水，如果我說「這是水」，因為大家都認可我不是瘋子，對我有些許信任，所以當我說「這是水」的時候，你會說：「是的，這是水。」你全心全意地接受。從此以後，每當你看見這樣的東西，你會想：「這是水，我可以喝它，我可以用它來洗東西……」你就自由了，你就解脫了。這是一種建立見地的方式。

但是這樣的事情肯定不會發生，尤其各位面對的是我這樣的人。對於那種方式，你需要一位具格慈悲的上師，而且你自己也必須非常心胸開放。我說的心胸開放是指真真正正的心胸開放，不單是你能只穿內褲到處溜達的這類開放，或是甚至不穿內褲就四處溜達的這類開放。在吸了一點大麻之後，那種事情是做得出來的。我說的心胸開放是指，如果我告訴你「四加四等於十」，你能夠毫不質疑地接受。當然，如果我說「四加上四等於十」，一般人心裡會說「白癡」。如果你能夠毫無疑問地全然接受，那麼就有可能建立正見。總之，這次不會發生這樣的事。也許你們各別和自己個人的密宗上師在一起時，有可能發生。無論如何，這次我們不談密續，所以我們暫且不談這個話題。

如此一來，只剩下兩種建立見地的方法：類比和論證。關於類比，我會不時地舉一些例子；論證則是我們在接下來七個上午要用的方法。



建立便於溝通的基本定義

但是在我們開始談論證之前，必須先談談語言，因為你我之間必須通過語言交流來講授論證，因此我們之間至少需要有些基本共識。例如，我說月亮的時候，不是指太陽。所以，今天我們主要討論定義，甚至明後天的某些時候也會回來談定義。你我之間需要對定義做出一個結論，達成某種共識。

需要談論定義的另一個原因是，在我講解論證的過程中，會有爭論和溝通，如果我們沒有對定義達成某種一致的共識，那麼我們的爭論就會變得各說各話，最終你會說「那不是我的意思。」因此我們要先談談定義。

對什麼的定義呢？不是什麼異乎尋常的東西，而是非常簡單又極其重要者。我們從「存在」或說「有」開始。對你來說，「存在」是指什麼？因為龍樹有他自己的定義。請各位想想「存在」的定義是什麼。

接下來這個較為複雜：真理，或說是實相。對你來說，「實相」是指什麼？

關於「存在」，請不要想得太複雜，就像聖母峰存在於尼泊爾的那種「存在」。每當你使用「存在」一詞的時候，指的是什麼意思？不要援用康德、尼采、龍樹、月稱等人的定義，而是你自己的意思是指什麼？



然後是「真實地」、「真的」定義為何，這非常重要。比如說，如果我們說「這是真的」⁵，意指：這是真正的義大利皮革，不是曼谷製造的假貨；我的手錶是真的瑞士勞力士，不是某處製造的假貨。類似這樣，你說的「真的」是指什麼意思？

請各位思考這些，現在我們休息一會兒。

⁵ 仁波切指他手上的皮質封面筆記本。